

孫宇

雲宇 著



201646/11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廿八年二月初版

雜寫

靈犀小文集之一

（實價國幣八角）

著者 靈

發行者 陳

總發行所 社

序言

曹聚仁

過去五年間，我和陳靈犀兄發生了非常深切的友誼；往還未必怎樣密切，工作上却保持着共同的目標；這目標就是要提示幾個如白晝與黑夜那樣明顯的民族生存的方針；有時別人覺得我們過於嘮叨絮叨，但鉄的事實證明了我們所提示那幾個方針絕對正確，一年半來，中華民族戰士們都在用血來實現這幾個方針。我自前年離開上海以後，靈犀兄依舊留在孤島上，行者居者，所走的路雖不相同，但我相信，他決不會孤負他那一枝筆的，風晨雨夕，那瘦削臉龐的影子浮到我的記憶中來，我總默默地頌禱他的身與筆俱健！報社中舊好很多，我却不時想起王

塵無來，我想，假使他還健在的話，靈犀兄的雜寫集序，應該由他來寫，會寫得親切有味些。

文章的好壞，誰來評判呢？這，有三種不同的說法；第一，如古人所說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靈感之來我心，以筆濡墨，捕捉之使現於紙上，究竟漏走了多少靈感，除寸心以外，誰能知道？時過境遷，連寸心也有點茫然了。而且，個人的甘苦，任何高明的選家也不能體會，多少選家漏去了作家的精心傑作，只挹取其糟粕，使作家非常失望。第二，則又如前人所說：「知我者惟兄，千百年後，更與誰論定之耶？」只有同一環境中共同生活的能理解其中酸甜之味，所以阮籍咏懷詩，阮咸讀了，大感興趣，我輩後世人，不僅隔靴搔癢，莫名其妙，或者讀了反而掩卷欲睡呢，此吾家雪芹所以有「誰解其中味」之歎。第三，照現代流行的說法，讀者是公正的評判者，作品的好壞，讀者定會給你一個正確的評價的。以此看來，靈犀兄的雜寫文，日日刊在報紙上，讀者自有公論，用不

着我來多說，而我即謬托知己，他的「寸心」，實在不敢穿鑿地說是完全理解，我究竟能說些什麼呢？那只能就第二種說法來寫我個人的在知己之誼上的感想。

我們做教書匠的，有兩句爛語：「好的文章，深者得其深，淺者得其淺。」我個人的文字朋友，歷舉起來，可以成行。但有一共同的毛病，深者未必從我們文字中得了什麼，而淺者的確不能得到什麼；我自己有幾篇自以為得意的文字，深者固知其為老生常談，淺者却覺得索然無味，這是文字表現上的大失敗。靈犀兄的雜寫文字，我不說半個字假話，真是：「淺者固各有所得，深者也掇取不竭」。我常細思其故，這是不可以勉強的，這不僅是表現的技術問題，而是所取材的生活經驗問題。靈犀所寫的，那是他自己所見所聞所身經的，從現實中找來的，如我從前那樣過教書匠生活，單靠冥想，如何能流出靈感來呢！關於生活經驗，與創作的關係，凡讀過康拉德的小說的都會明白，那幅奇麗以海為背景的畫面，假使你不是水手，你決寫不出來；你不是水手，你也不懂得在那小小帆船中

所見的「時間」與「永劫」。

有的讀者和我談起靈犀，我問他們作何感想，他們說：「靈犀先生在先生閣中一定過得很舒服，有酒，有詩，有不斷的清談。」我不覺失笑了，一個做了六個兒女的父親靠一枝筆來維持生活，一面喘咳，一面在夏熱如蒸冬冷於鉄的小籠伏案作稿，都市決不缺少喧囂與灰塵，所缺少者舒服，喝着苦酒，寫着淚詩，如涸轍之魚以口沫相濡似的清談，這况味只有在一個圈子中過活的能夠知道喲！

從靈犀雜寫中去體味生活中的辛酸吧！這是我想題在雜寫集扉頁上一句警句。

一九三九，一月十六在贛東一小村

自記

做了十年文匠，寫了三四百萬字，就量的方面說，也可算是洋洋大觀的了。但癩痢頭兒子，雖是自家好，我却也不會把它當做寶貝看過，祇是視為排洩物一般厭惡，根本不會想到這便是所謂「名山事業」。

前年春天，塵無集了一部份作品，預備印單行本，同時還促我也出本集子，做個紀念，不問人家願買不願買，留給自己和愛好的朋友看看，也是好的。這一說，我便也欣然想把雜寫的一類稿子集起來，石橋更是高興，替我擔任了集稿的工作，可是後來爲了抗戰關係，大家都無意於此，塵無的集子沒有印成，我的雜

寫也攔了下來。

去年冬，爲了窮得很，忽然想到如果把雜寫印成了，或者也可賣幾個錢，便不暇問自己的兒，癩得成個什麼樣兒，人家見了厭惡不厭惡，硬迫着它去和世人相見了再說。

雜寫真是那麼雜，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蒼蠅之微，無所不談；但得聲明的，這裏祇是我個人蘊藏在心頭的觀感所得，從筆底下發洩出來而已。如果讀者對於世間的萬事萬物，也有同於我的觀感的，那麼我便不愁沒有引爲同調的人了；自然我不會強那觀感不同的人來做我的讀者，爲了多賣掉一本書。不過我還得再聲明一句的，這雜寫是我的癩痢頭兒子中比較喜歡的一個，所以教它出來打頭陣。

把全部稿子整理付排後，照例該寫上幾句自我宣傳的話，但癩痢頭兒子，有什麼可宣傳，我祇能把本書付刊的因由，敘在這裏；然而這樣的因由，——祇是

爲了要想弄幾個錢，說來也欠堂皇，實在自覺有點不好意思。

不過一年之隔，這本書的付刊因由，却有如此的不同，我深深的在感歎着。

寫完了自記，不能不想起兩個人，一位是促我結集的好友塵無，一位是爲我集稿的仲弟石橋，可是他二人如今都已死了；不然這兩位準是本書的愛讀者，這是我要爲他二人哀，兼爲自己哀的！

二十八年元旦後十日

目 錄

序言

曹聚仁

自記

祝融峯觀星

一

三五

五

雪

二

酒糟鷄

一九

夢

二五

團圓節·····	三一
冬夜獨坐·····	三五
圍爐·····	四一
走馬燈·····	四五
不寐·····	四九
蠶·····	五三
清明·····	五七
探梅·····	六三
悼鄰女·····	六七
虞山屐痕·····	七一
雨中·····	一〇一
故鄉人來·····	一〇五

做菜·····	二〇九
白糖梅子·····	一二三
人生觀·····	一二七
金魚篇·····	一二三
可憐的小孩子·····	一三一
觀海·····	一三七
憶張媽·····	一四一
種枇杷·····	一四七
車過×園·····	一五一
小病·····	一五五
西瓜·····	一五九
陣雨·····	一六五

吃茶篇····· 一六九

納涼····· 一七五

觀月····· 一七九

南湖行····· 一八七

附吳慧峇先生函 簡又文先生函

偷窺····· 二二九

弔嘉震兄····· 二三三

持螯····· 二三九

蟋蟀····· 二四五

白果····· 二四九

一陽之疾····· 二五三

牛的故事····· 二六一

祝融峯觀「星」

在去年比現在還早個十廿天，我隨着湘行記者團，到長沙去度寒假。到了長沙，那天下聞名的五嶽之一的南岳衡山，總不能不去看一看吧！

於是我們在一个清晨，便從長沙坐了長途汽車，經過六小時的路程，到了南岳山脚下，在中國旅行社吃了飯，再改乘竹輿登山。我們所預定的寄宿處，是在南岳最高處的祝融峯下上封寺；從山麓到上封，要費四小時的功夫，抵達上封，已是暮色蒼茫了。

祝融峯觀日，是大家所共知的南岳勝景之一，那邊還有一座觀日台，據說海

日初升，金光燦燦，好似紅輪從海底湧起，丹霞幻色，瑰瑋譎怪，倏忽異形，光華萬道，圍繞炫耀，令人目迷。明人伍子謙那首祝融觀日詩，我也還能記得：

策杖臨丹巘，捫參出半空；露凝仙掌白，霞泛海門紅。秋色三山外，陽暉萬島中；應須擎紫蓋，飛向若華東。

我們震於觀日的勝趣，挾着一股熱烈活躍的心情，到了上封寺，正好似待哺的嬰兒，見了乳娘，有些按捺不住了。雖然明知這時候，是決不會見到陽光的，却也興匆匆打算上祝融峯，似乎在觀日台上，逗留個幾分鐘，也是會使人高興的。晚飯後，便教兩個小沙彌，提着燈火引路，在黑暗中，踏着崎嶇狹仄的山徑而上。風是那麼的大，吹得肌膚在發痛；呼呼的巨響，更是震着人們的耳鼓，教人疑是猛獸突至的前奏曲。但是我們鼓着勇氣，勇往直前，一些沒有害怕；因為我們在憧憬着「霞泛海門紅，陽暉萬島中」的美景。所担心的却是那兩支燈火，別給山風吹熄了，那倒教我們無由辨認路徑呢。

到了觀日台，大家才喘過一口氣，向四下一望，祇是黑越越的一些見不到什麼；抬起頭來，天空也是佈着一重黑幕，連月光都沒有，陽光自然不必說了！

「聽說祝融峯西，有個望月台，各處夜月已沉，惟有在那裏，還可見到清輝，我們不能觀日，還是去望月吧。」忽然有人這樣提議着。

可是望月台在那裏，我們都不知道：問問小沙彌，也祇是搖着頭。沒辦法，便仍在觀日台上徘徊着，大家都覺有些失望。

失望呢，我却沒有感覺着，也可說這個失望，是早已預料到的；在這沉沉深夜的黑暗中，那裏會給我們找到陽光！？

驀地，從那墨黑的雲罅裏，漏出二三點星來，從我們的目力看去，那星兒真太渺小了，祇不過和芝蔴那麼大；那光芒也是很薄弱的閃爍着！但是那密層層的烏雲裏，能透露出這三二點星光來，也就很不容易了，何況在這漫漫長夜，離開黎明的時間還很遠，晨曦是尙無由得見，那麼卽此三二點星光。雖是那麽渺小，

那麼薄弱，却也給予我們不少安慰。回到上封寺，躺在床上之後，我還是這樣的想着。

第二天，大家在五點鐘已都起身了，以爲這時候上祝融峯，準可見到光芒萬道的太陽，便又興匆匆地上祝融峯去了。那知這天陰霾不開，彌山雲霧，日光一點兒都沒有，圍繞在我們左右的，祇是白茫茫的雲霧，上下一色。朝上望，固然是不見天日；往下看，也連樹石都瞧不清。爲了寒氣迫人，衣履盡濕，大家便廢然而下山。因遊期的匆促，在這天的夜晚，仍舊回到長沙。

兩度登祝融峯，滿想觀日，却不道所見的祇是三二點星光；然也幸虧有三二點星光見到，總還算不虛此行。雖然祝融觀星，說來是多麼可笑的一回事！

這事已是隔了一個年頭，但在我的回憶上，總不會忘却祝融峯頂那三二點閃爍在烏黑的天空的星光。雖然是那麼的渺小，那麼的薄弱，可是我們應該知道它是從那密層層，黑越越的烏雲裏透露出來的呀！